

The Mass Enlightenment Effect of Drama Edu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s Liberated Areas

Yanyan Xi Siqu Zhong Shining Dong Dawei Do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500, China

Abstract

As a vital vehicle for mass enlightenment, drama education in the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s achieved dual objectives of ideological awakening and action mobilization through systematic practi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specific enlightenment methods, analyzing how drama transformed revolutionary ideas into perceptible, acceptable, and actionable knowledge for the masses. It reveals the concrete mechanisms behind the generation of its "enlightenment power"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drama and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sses.

Keywords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 drama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power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的群众启蒙力

席琰妍 钟思琪 董士宁 岳大为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摘要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作为群众启蒙的重要载体, 通过系统化的实践方式实现了思想唤醒与行动动员的双重目标。本文聚焦其具体启蒙方式, 剖析戏剧如何将革命思想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接受、可实践的认知, 揭示其“启蒙力”生成的具体机制, 探究戏剧与群众思想转变之间的连接机制。

关键词

东北解放区; 戏剧教育; 启蒙力

1 引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 由于日伪政府在东北统治期间对东北民众进行了长期的奴化教育以稳固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东北原有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东北民众深受日伪政府错误教育与宣传的毒害, 饱受思想上和身体上的折磨, 内心极其渴望和平、解放。且鉴于东北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故而在东北建设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势在必行, 自《讲话》发表, 大量东北抗战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在东北解放区进行土改宣传、文化教育和革命启蒙。而在东北解放区文学中, 戏剧以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通俗易懂、利于传播等特点获得了创作上的巨大丰收。在具体的启蒙方式上,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通过“生活化叙事”“通俗化表达”与“下沉式传播”的有机结合, 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启蒙范式。其核心在于将革命意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 通过地方语言、民间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转化, 以及深入基层的演出实践,

实现了革命思想从“抽象概念”到“情感共鸣”的跨越, 为新中国戏剧教育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2 内容建构: 以“生活化叙事”实现思想植入

2.1 阶级苦难的具象化呈现——从“抽象概念”到“情感共鸣”

解放区戏剧教育要破除封建文化枷锁, 核心是将阶级压迫转化为生活场景以唤起群众共鸣。东北群众长期受双重压迫却难言其本质, 戏剧教育通过具象化阶级苦难解决了这一问题。

《解放前后》通过对比主角刘文成一家解放前后的生活, 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残酷, 歌颂解放军带来的新生。剧中刘文成工资被克扣, 幼子饿死, 家人贫病; 解放后全家温饱无忧, 生活安宁。剧中“若不是解放军到来, 我们全家都得饿死”的台词, 集中体现了民众对国民党的切齿痛恨与对共产党的由衷感恩^[1]。该剧演出后举办的座谈会上, 观众踊跃发言, 既谈及感动之处, 也提出改进建议, 这一讨论不仅深化了剧目的教育内涵, 更促使工农大众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残暴本质与共产党的革命正当性。同样运用苦难叙事激发情

【作者简介】席琰妍（1983—），女，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教授，从事戏剧影视表演研究。

感共鸣的《穷汉岭》，是大连地区首部由文艺工作者与群众集体创作的话剧，于1948年1月24日在实验剧场公演并获得市民热烈反响^[2]。该剧讲述大连“穷汉岭”工人在解放前受日伪势力压迫，历经艰辛，光复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奋起抗争，最终翻身解放的动人故事。剧作不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虐统治、展现汉奸依附日寇欺压同胞的恶行，又呈现出中国底层民众地狱般的生存状态和光复后汉奸摇身变为“坊长”继续作恶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刻画民众在引导下觉醒自身力量，团结一致打倒汉奸，最终实现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3]。

在这些反映农村生活的戏剧中，观众在剧中人物的遭遇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曾经模糊不清的苦难体验瞬间变得清晰而强烈，这种情感共鸣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催化剂。

2.2 价值导向的隐性渗透——从“说教灌输”到“故事引导”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不同于传统说教灌输式教育，注重以故事引导实现价值导向的隐性渗透。其核心策略是摒弃抽象政治口号，将宏大革命理念与社会变革要求转化为群众熟悉的“生活化叙事”，让群众在观看戏剧时自然接受和认同蕴含其中的理念，而非直接宣讲革命道理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唱劳保》以欢快紧凑的钟鼓乐开场，通过工友家属生育与张大哥工伤事件的戏剧性对照，鲜明呈现解放前后劳动保障政策的本质差异，热情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惠民政策。观众在跟随剧情、认同角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理解并认同了戏剧倡导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政策，完成价值观的软性植入与内化^[4]。《谁养活谁》是农村土改诉苦运动的戏剧再现，旨在确立农民的阶级地位、主体性和翻身正当性。其结构以“谁养活谁”三段设问引领，唱词对比地主与农民的生存差异：地主不劳而获却生活优裕，农民辛勤劳作却贫困交加，以此揭露社会不公与剥削关系。“鲁艺”文工团一团创作组创作的《谁劳动是谁的》，细致刻画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农民思想转变的“内部矛盾”及贫农因对共产党政策了解不深而产生的顾虑，戏剧化呈现土改斗争的复杂性，以故事引导方式诠释了共产党“谁劳动是谁的”土地政策^[5]。这些戏剧为观众提供了清晰的行为范式和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图景”，使新价值观念更易被群众接受，实现真正的思想启蒙。

3 形式创新：以“通俗化表达”降低启蒙门槛

3.1 地方语言的戏剧性提取

东北解放区戏剧运用方言形成地域特色，扎根民间艺术，增强戏剧感染力。方言的通俗表达降低启蒙门槛，其生活化、幽默化的特点易于群众接受。如“嘎哈”等土话拉近观众距离，歇后语等表达令人印象深刻。文艺工作者抓住这一点，把政策、道理统统翻译成黑土地的语言，戏一开锣就跟观众对上频道，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声势自然越滚越大。如《沃老大娘瞅“孩儿”》中的“压根”、“邪乎”、“老鼻子了”、“这疙瘩”等都“土味”十足；如《光荣灯》中

的“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把那草鞋编”、“头一回过这个不发愁不着急有的吃有的穿不愁不急有吃有穿翻了身的胜利年”运用了东北典型的“唠嗑句”^[6]；《钢铁的心》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事，用“跟上级蘑菇”表达上前线意愿，用“挺老远的”形容距离，生动有趣；《无敌三勇士》中，刘白羽运用“虎尔巴基”“擎好”等东北方言，形容勇猛、表达期待。戏剧创作者融入方言词汇、语法及语调，使台词贴近生活，消除语言障碍，便于理解剧情情感，增强观众接受度和参与度。

3.2 民间形式的在地化转化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将秧歌、二人转等民间艺术融入创作，利用其群众基础降低启蒙门槛。戏剧工作者结合当地艺术形式，吸收多种艺术元素，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秧歌剧，在东北广泛传播。总而言之，秧歌剧的创作充分吸收了各种民间艺术表现的形式与技巧，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但在内容上仍然表现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鼓舞百姓翻身斗争、劳动生产、参军保卫革命果实等内容。如《光荣灯》根据叙述、抒情等不同需要运用了“喇叭牌子”“蹦蹦：绣门帘调”“抱龙台”的二人转曲调，营造出热烈舞台氛围并强化了艺术表现力，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7]。《全家光荣》情节简洁、结构精练，融合二人转与秧歌元素。前半由孩童说唱张老汉一家从贫到富的变迁，引出父女登场；后半以二人转形式讲述二儿子立功带来的荣光。全剧节奏明快，形式活泼。《买不动》具有东北特色，地主妻以快板说口介绍董万财发家史：伪满时勾结权贵盘剥百姓，置产购地；伪满灭亡后投机敛财。剧中穿插曲调唱词，创作者改造民间形式，保留生动通俗特点，融入新思想与时代精神，使群众通过秧歌了解革命。这种在地化转化增强了戏剧教育的亲和力与吸引力。群众本就喜爱民间艺术，结合革命思想后更易接受参与，从而扩大了教育覆盖面，提升了启蒙效果。

4 传播渗透：以“下沉式路径”扩大启蒙覆盖

4.1 观演互动：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戏剧

东北解放区采用下沉式戏剧教育，突破场地限制，通过观演互动将戏剧送到群众身边，扩大了启蒙覆盖面。“演出方式则以工厂区域的广场和街头为主、剧场舞台为辅”^[8]。东北解放区的大多数剧目并不依赖正规剧场，而是把工厂广场、街头空地乃至田畔屋后直接变为舞台。布景往往因陋就简：彩布一挂、桌椅数件即可成景，既省经费，又免除了场地掣肘。工人演员与观众同处一片开阔地，“台前”“台后”仅一步之遥，观演距离被压缩至最低，情感传递因而更为迅捷。文工团循着街巷脉络流动演出，以戏剧为媒介向工人阶级输送革命理念。他们的足迹遍及哈尔滨各厂矿，先后上演了《血泪仇》《俄罗斯问题》《劳军鞋》《参军》《自己做主》《取长补短》《新家庭》等剧目。再如在工厂演出的戏剧《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剧情设定在遭国民党破坏、机器报废的

厂房内,以“最短时间恢复炮弹生产”为主线,从决策、试制到装车发运,层层递进;人物对白时时凸显工人阶级的创造激情^[9]。演出在真实废墟进行,观众产生强烈代入感,情绪高涨并转化为支援解放战争的生产动力。演员根据观众反应调整表演:对感兴趣情节详细演绎,对疑问及时解答。这种互动使群众成为积极参与者,提升了参与度和教育效果。

4.2 参与渗透:从“被启蒙者”到“启蒙者

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鼓励群众参与创作表演,使群众从被动观看转为主动创作。戏剧工作者组织群众成立业余剧团,教授剧本编写和表演技巧。剧团成员多为普通民众,他们将生活经历融入创作,形成贴近现实的作品。《七七决议》后,工人阶级作用突出,工人不再只看戏,开始创作剧本,在专业剧作家指导下反复修改完善。一年多时间里,工人凭热情与集体智慧推出《死车复活》等剧目。因缺乏训练和识字率低,工人需剧作家指导合作。剧作家提供结构、语言和舞台指导,工人贡献工厂经验与情感,将日常冲突升华为戏剧冲突,舞台成为反思生活的公共场域。创作到观演成为自我启蒙过程,工人通过角色认识自身历史能动性,产生主人翁崇高感,情感转化为劳动竞赛和增产行动,体现革命文艺的社会动员效能。合江鲁艺文工团农民演出队创作的《王家大院》是东北解放区农村话剧经典,以地主王德福剥削农民为主线,通过夜半鸡叫、诱赌设局、病马计和勾结伪警等情节,戏剧化呈现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多重压迫。《王家大院》以具象化的舞台叙事揭示了地主财富积累背后的血腥与暴力,从而在农民观众中激发出强烈的阶级觉悟与革命诉求。群众通过戏剧创作和表演,加深了对革命思想的理解并成为传播者。作品源于东北人民生活,真实朴素,在村庄、工厂和部队演出,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启蒙教育更接地

气。这种方式调动了群众主动性,形成人人参与传播启蒙的氛围,增强了启蒙教育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5 结语

东北解放区教育戏剧的具体启蒙方式,本质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逻辑:通过内容贴近生活、形式适配认知、参与激活主体,构建了感知-认同-行动的启蒙链条。其核心启示在于:群众启蒙需尊重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情感逻辑,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将外部灌输转化为内在认同。东北解放区的戏剧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告诉我们在进行群众启蒙教育时,不能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要采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方法。只有真正走进群众、了解群众,才能让启蒙教育取得实效。在当今时代,我们依然可以借鉴东北解放区戏剧教育的经验,创新教育方式,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先进的思想和理念真正深入人心,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祈醒非,李恩,胡点集体创作,祁醒非执笔:《解放前后》,《东北工人剧选》,1950年版
- [2] 张连俊等:《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1919.5.4-1949.10.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82页。
- [3] 方冰、白玉江:《穷汉岭》,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 [4] 潘茈作:《唱劳保》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
- [5] 沙丹:《谁劳动是谁的》东北书店,1949年版
- [6] 张炎:《哈尔滨与解放初期的新秧歌剧》,《剧作家》2003年第1期。
- [7] 李之华.光荣灯[J].东北文化,1947年第2期。
- [8] 沙青.东北文协文工团在哈尔滨[J].哈尔滨党史通讯,1988(4):
- [9] 陈其通:《炮弹是怎样造成的》,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版